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十惡之三 扶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邪淫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訶欲部 奸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淫聲敗德扶五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
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德晉獻
亡家實麗姬之罪獨角仙上不悟騎頸之羞
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為欲界眾生之
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
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
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
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
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
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

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
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
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
側寄泉流而還徃遂使然香之氣迥襲韓壽
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
成親或藉掛冠而為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
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
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眾生有此邪行
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因感三塗果是
知三有之本實由淫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
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訶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淫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扶五}五欲 至死不捨 爲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厭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齧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爾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爲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 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

懷臭穢迷人 著相不覺虛誑 唯大智者能知

可惡也 又禪祕要經云 長老目連得羅漢道

本婦將從盛服莊嚴 欲壞目連 目連爾時爲

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脅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筐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鑱于眼
 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
 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
 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
 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優填王經偈
 云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
 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
 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
 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
 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慙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彌網 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感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快五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

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

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

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

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

視色是爲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滑是

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

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

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

扶五

五

薩訶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

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乏至

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

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

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

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

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

雖復缺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

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

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

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

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

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

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

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馘得出者譬如高

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
剝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
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
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
好邪姪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
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
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姪者有五
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
四死生天上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奸偽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
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
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
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
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頗有如我不

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
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
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
婦與奴爲奸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衰醜
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
見王正大夫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
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
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
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忿
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
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
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
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
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昔
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

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扶五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爲水漂去有一樹竒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攻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

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卧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

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
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
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
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
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
兒私通夫後覺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
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
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
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
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
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哮呼其
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
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
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慙佛言
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

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
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
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
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
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
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
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
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
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
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
入海中喚守門者九五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
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
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
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
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

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姪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姪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略引十
二驗

漢有談生冥婚恠

晉有盧充冥婚恠

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有張世之冥婚恠

馮馬子感女重生恠

桓道愍感婦重生恠

宋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恠

弘農人感得冥婚恠

齊王奐仕妬殺妾冥報恠

陳氏害前婦兒冥報恠

唐岐州王志冥婚恠

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恠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卧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爲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

扶五

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

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

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爲女壻表其兒爲郎中

右一驗出
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

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麀便射之射已麀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趨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麀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歔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

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遺傳
教將一人捉襖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爾別
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去
馳如雷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
獨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
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
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鏡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 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懼霜萎
榮耀長幽滅 世路求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別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鏡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
詣市賣鏡真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鏡還白大
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鏡

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
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
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
得鏡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齎還白母
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
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鏡俱驗姨母曰此我外
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爲郡
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
天下右此驗出續搜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
而男從軍積年林五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
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
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
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
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

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

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

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扶五

長年二十侍從在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十三

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

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

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

汗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

婦相聞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

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

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

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恠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

二十餘獨卧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

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

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主錄當八十餘聽

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

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

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

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

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榆上陳說語言奇妙非

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誠云我尚虛自節問何

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

扶五

十四

廡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醖其喪前去廡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暮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貌莊飾具如生平慙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慙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慙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慙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扶五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

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足配戲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

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今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右此一驗
出志惟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曰旣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

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勅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綃衫禪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問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誓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

右此一驗
出搜神記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

而妬忌之深便妾怒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
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
果爲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櫪私遊
奴即往搽捉而此人言暝汗媠便遁逃走奴
還白之奐謂彌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自陳
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
日之死實爲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
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爲雍州刺史性漸
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
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伏
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遂勸
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爲奸變政宜錄
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
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

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時人以爲妾之

報也

右二驗出
實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
許亡其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
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
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杵擣鐵曰也於是
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
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
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
見殘害我毋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
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
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
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
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

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
 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
 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
 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
 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
 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
 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奈
 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
 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
 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黥月餘而

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
怨鬼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
 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媾在
 道身亡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傳累月寺中
 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

扶五

六

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
 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
 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
 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
 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
 逗留口云非唯得孃于此物兼留下二衣共
 某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棺檢求果無此
 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
 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
 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

今給衣馬莊東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

見西

明寺僧法雲本鄉
梓州吳說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
 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
 之後數日韋身徧癢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

說向臨云是其從兄右一驗出

妄語部第七此別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迷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途斯穢濁之時受質僞身恒

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廿五

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

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

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實由妄語

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爲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

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眾
 於佛法中為利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
 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
 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
 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
 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
 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
 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
 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
 輩是波旬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
 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雷雨必
 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
 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
 中生恒負重死復剥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
 龍盲瘖啞癡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

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為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自欺身
 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
 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
 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已愚冥迷失
 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	又智度論說偈云	捨實語妄語	此處自燒身	若人不自愛	而作妄言說	況燒妄語人	唱喚何所益	妄語言說者	非從異人求	實語不須買	今來在此受	實語得安樂
實語第一戒	癡故到此處	實語甚易得	實語第一火	而愛於地獄	如是癡惡人	猶如燒草木	尚能燒大海	是地獄因緣	何故捨實語	易得而不難	若不捨妄語	實語得涅槃
妄語入地獄	莊嚴一切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捨實語	自身妄語火	棄寶而取石	若人捨實語	因緣前已作	喜樂妄語說	實非異國來	實非異國來	則得一切苦	妄語生苦果

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也不爾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習報頌曰	悲痛碎骨髓	熱鐵耕其舌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妄語入三塗	呻吟常嗚咽	灌之以洋銅	三塗罪已決	燄鋸解其形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磨之以剛鐵	餘業生人道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